



各行其道

◎陈顺源

## “叫利子”又开叫

◎安铁生

孩子们都喜欢南通话称“叫利子”(蝈蝈)的鸣虫,过去外孙小的时候我每年都买,现在孙子10岁尚小,我每年也买给他玩,基本要求是孩子天天必须照顾好它,不忘喂食新鲜的青毛豆子儿。“叫利子”南通不产,但每年街头有售,以河北山区产量最大。据介绍,名品铁皮蝈蝈,紫蓝脸,睁着亮晶晶大眼,但瞳孔要选小的,小的代表年轻;还要选脖子大肌肉发达、翅短宽厚、肚大长腿的;只有体能好才喜欢叫,膀力足才寿命长。南通本土夏天过去叫得最勤快的是“纺织娘娘”,记得我老家环城东路旁的天井里,扁豆棚上每年飞来很多,“咔嚓咔嚓”的“织布声”通宵不断,其声音没有北方的“叫利子”好听,我那时候小,睡得香,并不讨厌其声,偶尔还捉来一玩。

“叫利子”是外祖父教我这样写的,他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校长。外祖父还告诉我,其叫声清脆悦耳、节律有序,听了让人精神振奋舒畅,有利于儿童成长发育,故名“叫利子”。后来,看到南通博物苑赵鹏老师的文章,进一步得到验证:“小时住在老城区,记得也有挂这虫笼子鸣叫的,但数量却少。听说只是家有婴儿的才挂此,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鸣音,而是预防小儿受惊吓。那时城内居民少,平日里街区极安静,大有针掉地都能听

到的感觉。婴儿熟睡,怕万一有响动而惊醒,这才挂个虫笼让它一直发声。”(《蝈蝈》,2016年9月17日《南通日报》)而且“它的生殖能力强,据说一只只能产数百只卵,因此‘螽斯衍庆’则常用来祝颂儿孙满堂。”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直宣扬多子多福的。蝈蝈是北方对它的称呼,而它的大名则叫“螽(zhōng)斯”,当然,螽斯泛指直翅目螽斯科一大批虫类。《诗经》里早有“螽斯羽,诜诜兮。宜尔子孙,振振兮。”民国时期出版的孙伯龙《南通方言疏证》称它为“札儿”,赵鹏老师认为这其实也是个北方叫法。

“叫利子”多翅短(据说东北有长翅的),每逢求偶“萋萋”鸣声,入诗入画赢得两千多年的清誉。虫类专家说,此音“是用来撩妹的,并非用于取悦人类,而雌蝈蝈依靠腿上的听器来辨识同类的叫声……都是为了选取优质基因。”(2018年9月29日《科普时报》)有人逛花鸟市场,听几个养鸣虫的朋友交流“养虫经”。一个说,给蝈蝈喂辣椒可促使其叫得更欢。另一个开玩笑说,辣椒会刺激蝈蝈的嗓子,嗓子倒了还怎么叫呢。知道常识者给大家上课了:蝈蝈等虫的鸣叫不是从嗓子发出的,而是通过翅膀摩擦产生,与刺激性食物、与嗓子无关。有统计,蝈蝈发音频率通常在

870至9000赫之间,整个夏天它摩擦前翅5000至6000万次。《上海老年报》上一名玩虫者写文,他将捉来的知了与蝈蝈同置一小笼中,开始两者各自鸣叫甚欢,过了一阵突听到扑扑声,原来蝈蝈把自己体壮一倍的知了杀死吃了。所以说蝈蝈属杂食性昆虫,善养者不只喂果蔬,荤素搭配才好。

“苟活草间又如何,时光精彩不在多;但得一饱频振翅,平生无处不高歌。”(吕志华《草虫鸣》,2022年1月7日《读者》)蝈蝈是天生的歌王,其声响一直是我童年回忆里的主旋律。书画大家范曾先生也酷爱蝈蝈,央视曾有镜头介绍他买一担几百只放家中,希望热闹的“歌咏大会”带来吉祥兴旺。南通宗教事務局退休干部余继堂先生是作品丰厚的多产作家,他在《走近红船》书里谈到,其家乡徐州铜山区也出蝈蝈,“在夏秋季的山坡、豆田捉几只蝈蝈不算难事”,许多地方都称其为“叫哥哥”,而他们那儿还有个不太雅的名字“油子”。余继堂先生称赞它像真正男人,“蝈蝈对强敌,倒有股宁死不屈的精神,敢于抗争,不束手就擒。据说,被蝈蝈咬一口,针扎一样疼痛,尤其它吱的一声嘶鸣,足以让来犯者吓一跳!然后逃走。在昆虫界实该算一个‘智勇双全’的斗士。”

## 爱乡小扎

◎缪颖琦

家在如东,家乡一草一木随意交织搭配着,在我眼中都是最亲切走心的图景。

阳光与风都刚刚好。有人家的地方必有院落,有院落的地方不缺花草树木。即使人们已不再耕种,但从祖辈沿袭下来的劳作传统却割舍不下。这些个蝴蝶就绕着桃树、梨树还有杏树追逐嬉闹,与马路上孩子们热腾腾的脚步一样,皆跳动着一种欢快。

我家院里葡萄架上的藤蔓也像亭亭少女落落大方,这股绿意是不怕生的,沿着屋檐欲探着脑袋朝窗户里张望。再向更远处望,有一处翠青色梨园,园子左边接壤着大片大片金色麦田,而右侧便是一条

长而宽的河流。白云在天上流动,也在淡蓝色的水面上惬意散着步。

这个时令,家乡的一切仿佛被安排得都极为妥帖,我这浮躁情绪得了些安抚,也变得温和多了。傍晚,夕阳被黄昏赶下山,河水估计也眷恋这初夏的清远,透着酒红色的余韵。蚊子此时还不多,家乡人们热情却没有减,还爱各处串门,走在路上,老远便飘来一股亲切呼唤。

我与一朋友说,这次回来要多收集家乡故事,收集他们的喜怒哀乐。我明白,故乡历史也如那条古老河流一般,从过往到现在、从当下到将来,承载一切常规与变幻,泛起种种人事哀乐水花,最终都将向东流去,流进大海、流进真正的历史。

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,真正的历史就是一条河。

我爱故乡的河、故乡的人事,它已是我生命的基因和编码,我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将近二十年,因此,这片土地成为我漫长而短暂生命的底色。如今,当我的故乡意识苏醒后,每次回忆家乡,都会想到故乡的水、故乡的泥土。我会得到一种忧郁,也会拥有温柔。在某一刻,好像捕捉到一种力量、一种信心。那是书写的力量,倾诉的信心。

水就那样轻轻流动,两岸的树兀自不动,树叶随风摇晃。我透过树叶间隙,凝望着家乡的那一排排房屋,仿佛看到了那些在处处低回、扑打着翅膀的蝴蝶模样。

## 孤独隐者

◎刘伯毅

心窗  
片羽

自从东晋陶渊明声名显赫,世人认识到,大自然是医治创伤的良药。酒和田园的生活,给无法释怀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最后归宿,陶渊明也因此被称为我国“田园诗”的开创人。

陶渊明是仕宦之家的后代,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,外祖父孟嘉也是个风流名士,但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。由于父亲官位低且去世早,只能算个三流贵族。时值晋宋之交,军阀割据混战,社会动荡不安,但少年时陶渊明素有大志,遍读儒家经典和“异书”,且志趣广泛,或性爱丘山、或委怀琴书、或追寻远古、或志在四海。29岁起涉足宦海,先后做过州祭酒(教育长)参军之类的小官。经过了13年的体验、教训和思索,陶渊明于41岁辞去了在任仅八十多日的彭泽县令,此后直到逝世的23年间,他躬耕自励、清贫自守、安居家乡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决不出仕,成了一个孤独的隐者。

读陶渊明的诗歌散文不难发现,他渴望自由。他一生五仕五隐,在官场和田园间徘徊,在官场受到打压和排挤,就回归田园;在田园耕作时间长了,生存困难,又为“俸禄”重回官场。陶渊明官场生活只不过是他人的人生实验,他把人格看得比升迁重要,不为五斗米折腰、不看人脸色是他的性格和底线。做官一旦妨碍了他的个性自由,就宁可回家,写了大量《归去来兮辞》的诗。他高唱道: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?……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,风飘飘而吹衣。”何等痛快。

陶渊明既有儒家思想,又有道家情怀。儒家思想让陶渊明有一种操守,使他的躬耕生活有了一种安贫乐道的坚强支持,同时限制了他和农民距离的真正缩短;道家情怀又使陶渊明有一种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制度理想,再结合他自身经历的饥寒困苦,使他的诗文有了社会的现实和贫民的期盼。他以文学家、思想家双重身份,为世人描绘了一个人间乐园——“桃花源”,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,是没有君主、没有剥削、没有战乱、自食其力的社会,那里芳草鲜美、屋舍俨然、黄发垂髫、怡然自乐,反映了世世代代人们渴望太平的心声,以及对于和平、宁静、幸福的向往。

陶渊明看淡生死,他曾在《拟挽歌辞三首》中写道: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意思是,死者的亲人们有的余哀犹未尽,但别人已开始唱起歌来了。人死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,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,与天地自然同化罢了。旷达之情,溢于言表。

陶渊明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由之子,既能丰衣足食,又能饮酒作诗,还能保持人格独立。于是他避开混浊世事,辛勤劳作,隐于酒、隐于松、隐于菊、隐于田园、隐于妩媚的桃花。为了自由,他张扬了自己散淡的一面,将富贵荣华、锦衣玉食压抑到无意识状态,他自食其力如一般目不识丁的农夫,他忍饥挨饿如孔子的弟子颜回,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,他是一个孤独的隐者,更是一个高尚的勇士。